

柳春春劇社第20號作品

貓 狗

Girls Sometimes

Just wanna Have F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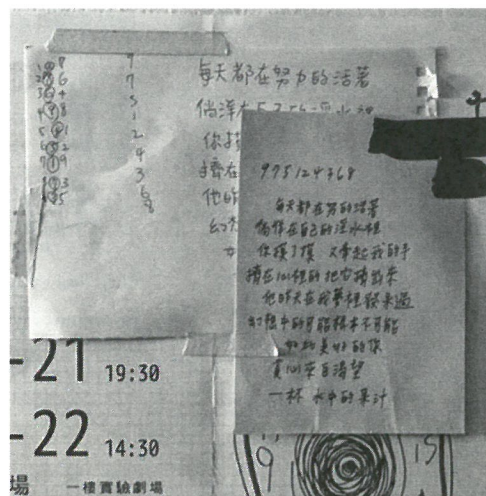
走在平地上，為什麼會跌倒
時鐘只是重複同樣的事，為什麼要去看
我的生日，為什麼要被慶祝
壞人，為什麼會死掉

牯嶺街小劇場一樓實驗劇場

2016 年5/19-21(四-六) 19:30

2016 年5/21-22(六-日) 14:30





語言・李銘宸 鄭智源對談



吳：先謝謝兩位讀劇的演員，《貓狗》演員陳子昕與導演鄭智源。今天座談一開始，安排簡單的讀劇，為今天的題目開場。會做這個座談其實很簡單，一般演出，除了短時間的演後座談，較沒有太多時間可以好好請導演談論他在劇場創作，甚至生活上的觀察與思考，也因為還沒有進入緊鑼密鼓的劇場週，所以比較有餘裕可以進行這樣的討論。

今天的對談人是李銘宸，他從 2009 年開始做戲，今年剛做完《#》，是劇場界這幾年爆發力很強的導演。可是我是看鄭智源的戲在先，坦白說第一次看李銘宸的作品，馬上就想到看鄭智源作品的經驗，不是說他們兩個風格完全一樣。但對我來說的確有很多相似，包括語言過量的使用，很多日常的對話與動作被他們堆疊出一種很奇怪、很荒謬的整體感；都有一種社會訊息在他們的戲劇裡，像一則資訊、新聞般地流過去，所以我對他們有很多疑問，包括比較失禮的，有時候作品時間長度也較長一點，好像反應他們對於時間性的營造。

關於演員，印象中銘宸有些戲是跟演員集體創作，智源也滿有趣的，他雖然有劇本，可是他的劇本通常也是先找好演員，才根據演員開始寫，演員在台上好像被設定要在某種格式裡面表演，可是好像又不盡然，裡面有一些很難捕捉，但是很活的東西在裡面。

日期：2016/5/1 15:00

地點：永樂座

對談：李銘宸（風格涉 編導）

鄭智源（劇場導演、《貓狗》編導）

主持：吳思鋒

記錄：楊禮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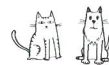
聽眾區發言：陳伯均（陳）、

黃佩蔚（黃）、鄭志忠（忠）、

不知名（觀）

《貓狗》讀劇：第七幕〈兩個打工的人〉

讀劇演員：陳子昕、鄭智源



趁今天的對談，可以好好聊一下這些事情，可能許多事是我誤解，等下有待講者在發言的過程中釐清。回到前面我對他們戲劇作品的印象及觀看經驗，演員講的語言聽起來很日常，好像都是我們平常會講的話，但又有一種過剩的、意義消失的感性在裡面？

鄭：我覺得我的脈絡是，當時就讀華僑高中，參加了戲劇社，而同社的社員的妹妹也有參加不同所高中（明倫高中）的戲劇社，她們有一些經營上的問題，我就因緣際會去幫忙，之後就有了跟她們的合作機會（2006年）。當時大家都對寫劇本沒有經驗，我們都在摸索劇本要怎麼開始寫，後來想說來集體創作好了。因為我是高三，她們是高一跟高二，所以就由最年長的我負責統整文本與設想集體創作方式。有一個決定性的差異是，華僑高中戲劇社有老師帶，她們明倫高中戲劇社那時沒有老師，所以她們幾乎是很自由自己帶活動的狀態。那時她們對於高中的戲劇社還停留在搬演經典文本的印象上，譬如去演《羅密歐與朱麗葉》或《茶館》。對她們來講，演戲就是把台詞講出來，衣服穿得漂漂亮亮，有很多同學來捧場，可能就是一個好的演出。我覺得這樣沒什麼不好，也很青春，可是重點是那時有一個全國高中生戲劇比賽（花樣年華—青少年戲劇節），如果用這種方式去演、去製作，

很可能沒有辦法晉級決賽，我們就討論該怎麼做會晉級徵選。

其實一開始大家做事蠻難進入狀況的，因為他們沒有「社團」的概念，所以蠻多人都是愛來不來的狀態。有一次開會，大家終於吵架了，有些人就此離開。那時候，我就請還留下來的人，把剛剛吵架的內容大家一起重新還原演出來，必須一字不漏，錯了就一直重複，重複到跟剛剛一樣。在不斷重演的過程中，他們慢慢的感覺到，有什麼事情發生了。他們漸漸抓到演戲的感覺，是什麼。而對我來說，那或許就是所謂的劇場感。其實這也是個機會，讓一些平常不太講話但還是默默在乎社團的同學有了發洩的機會。這個契機讓我們大家漸漸對做戲這件事有了某種共識，如果這些人願意留下來陪我做這種不知道意義在哪裡還不斷重複的行為，而且還覺得有意思，那麼，或許我們應該可以來做些什麼。於是我們就把吵架內容搬到劇場裡面去，做為演出文本。那麼這種沒有經過排練的語言，是不是就是所謂日常的語言？我的脈絡大概是這樣來的，從真的發生過的、大家似乎很在乎卻又說不出個所以然的事件，呈現其中劇場性的狀態。

對我來說，如果我的戲裡面有所謂「日常的語言」，這些語言多半都是來自於排戲過程中發生的事件；我使用這些語

言，是做為讓演員進入劇場的方法。這件事，之後慢慢變成一個習慣，有點像是一邊生活，一邊排戲，戲就慢慢出來的狀態，一開始並不會設想太多這個戲要怎麼做。回應思鋒剛剛提到的過剩跟意義消失的感性，我覺得會有這樣的感覺，可能是因為那些是我的演員的語言，而不是我會使用的語言，所以才會疏離？而感性或許是因為我愛這些演員，所以才會有感性的狀態在？

李：滿好奇思鋒說的「過剩」、「意義消失的感性」這兩個形容是什麼意思，可以具體一點嗎？

吳：我會這樣講是因為你們的戲都一直在講話，看到後面慢慢會開始質疑到底這些角色在講的話，是要表達某個意思還是不是？捕捉不到語言的意義。過剩比較是語言大量使用而來的過剩，意義消失是來自我後面說的，捕捉不到語言意義，所以場上更像是在表演某種狀態。

李：我可以請教你看的是哪一部作品嗎？

吳：《Rest in Peace》、《Dear All》。

李：我想先這樣問清楚的原因是，其實我的作品大多語言是偏少的，或我不傾向以語言、文字或是情節等作為推動演出的主要素材。

與智源相較，我的脈絡比較是，因為是讀戲劇系的，北藝大戲劇系的訓練及

養成就是以經典文本為主軸。不知道為什麼，讀戲劇系時我一直對看劇本很沒有感覺，我不理解為什麼劇本要「這樣」被演出來，老師認可的，或者大家覺得好的表演、好的劇本，我都沒有什麼感覺。一直以來我帶著這個疑問，在做那些呈現、選那些劇本、理解所謂的潛台詞、角色臉譜、角色追查表，或劇本分析等等。另外一方面可能是我小時候算是學畫畫的人，讀過美術班，然後在台藝大先讀過一年視覺設計才重考北藝大戲劇系，那時候我對於好看的东西、美的畫面，或者是很有設計感的，比較有興趣，我就常常在想有沒有以畫面敘事的劇場，或者為什麼一定要講話或情節才可以做一齣戲？

在學期間，看了王嘉明負責的學製《05161973：辛波絲卡》（北藝大戲劇學院2009夏季公演），之前我從來沒有看過他的戲。那時看了就有一種奇怪的感覺，為什麼他做的事情跟老師們、同學們說好的東西不一樣，心裡有一點困惑和生氣，覺得他在亂搞，但滿好看的，心裡一直被吸引著。後來才發現原來這就是喜歡的感覺啊，有一種被啟蒙的感覺。

還有一件事是系上有一堂課是黎仕祺老師的〈設計基礎〉，主修導演的學生必修，上課的重點是教你如何只用畫面，只用一些流動，不靠台詞或者是文本故事表演呈現同樣有效的敘事。他會出功課，例如你要怎樣呈現孤寂，但是沒有任何演



員，只用一個畫面？可能有人就會用一個杯子掉在地上，水灑出來表達這是我的孤寂。類似這樣的程序，有動態的、有靜態的、有一個畫面的、有要做三到五分鐘呈現的。那時候我帶著看了王嘉明的學製的啟發做了一個呈現，那個呈現功課類似是，老師要你我們做一首歌的MV，可是不能講台詞、不能講任何話、歌曲有沒有歌詞無所謂，把那首歌從第一秒到最後一秒做完，不做任何剪接。那個呈現因為回饋不錯，自己也覺得滿喜歡，滿有成就感的，那一年就想做藝穗節，就是開場提到2009年在台北藝穗節的《漸慢》。

如果提到語言的過剩，我想可能是，在這樣的過程裡面，因為我不喜歡，或說不理解戲劇系訓練中背劇本、分段排練等等的典型排練方式及最後的成果，模仿王嘉明做《辛波絲卡》的方式是一個開始；另一個是即便在那麼早的時候，我有一個直覺是，很多時候演那些劇本，是先背進去它，再開始找方法詮釋它、表演他，我對這個過程沒有感覺；我就很直覺地想要嘗試讓大家講自己知道的話，做大家自己知道的事來做做看所謂的戲。好像也沒有什麼原因，大概就是這樣。

吳：可是你這兩三年不是也碰到導演邀約，像馮程程的《誰殺了大象》、創作社的《#》，是原本有一個劇本的？

李：對，可是這離以前上述談及的那個時候已經非常遠了，這幾年做有劇本的

演出，一直在回想以前那些過程。中期以後，發現當人（演員）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地吐露那些語言、處理那些行動的時候，動力才會是真實的。消化劇本的過程時是在我「在賦予」那些東西行動、動機，除非是經過很大量排練工作，很知道如何調節的演員，不然永遠沒有辦法「表演」得很真，或沒有辦法說服我。這麼長一段時間以來，這個表演的問題對做為導演的我來說也還沒有具體的解答方式。像鄭智源面對的高中生可能是素人，相對來說，戲劇系裡受過訓練的表演者們，至少還是知道怎樣行動、怎樣處理聲音和身體、怎樣意識，怎樣被看，在這樣的情況下表演者去處理與文本相較起來自己本來就知道的事情（個人生活經驗瑣事等等），不管是語言的動機、身體的動力，還是是許許多多將要在舞台上出現的，一定比素人更專業一點，有頭緒一點。漸漸的，我大概這三四年才真的比較意識到，怎麼樣在舞台上處理語言或文字，讓所謂的台詞變成一種可以被理解的東西。

近年的工作與創作下來，我覺得，語言是行動的最末端，當你沒有行動，其實講不出話。如果它造成一種可能的過剩，造成一種可能的意義，確實，我要處理的是行動或是狀態本身，語言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不是唯一傳達資訊的方式。它是一體兩面，互為表裡，有一才有二，且十分具

有身體動能的。

吳：我並不是認為你們的戲，語言是最主要的，行動不重要，而是那些角色講話的狀態滿奇特，譬如銘宸剛剛講，語言是行動的最末端，也讓我想到鄭智源的戲，例如說他戲中兩個角色彼此打招呼「今天好嗎？」聽起來是每個人一碰面就會講的話，可是看的時候覺得很奇怪，角色好像不是在那個狀態下講這句話，好像變成某種潛台詞。

鄭：我覺得這是單純技巧不足，不夠寫實，演得不到位，造成你這樣的困擾吧。因為我其實沒有受過所謂傳統戲劇教育，是用自己的方式去把這些東西搬演出一個節奏、規律出來，再者也可能是因為我的戲都是以演員為中心，他們講這些話，對他們自己比較有意義，但是對觀眾來講不一定。

陳：真的嗎？譬如剛剛讀劇讓我有這種感覺，也是因為不夠寫實的技術問題嗎？你也會這樣回答嗎？

鄭：我覺得是技巧不足，不夠寫實。

李：寫實是指表演，還是什麼？

鄭：其實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可是常常一直有人說我的戲很非寫實。

忠：或者說，是「寫誰的實」這個問題。

鄭：我沒有去想過這個耶。

黃：就像剛剛讀劇的段落，一個是打工女生，另外一個是總裁，總裁講話的方式顯然就不是普通人講話的方式，（陳：

漫畫感。黃：對。）你選擇用這樣的一個痙攣的講話方式去詮釋總裁的語言，聲音、片段切割、斷句也不日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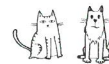
鄭：嗯……我會那樣操作，是因為演這個角色的男生基本上是一個很文雅的男生，然後我覺得讓他用很粗鄙的方式演，他會很痛苦，所以就這樣選擇了。

李：真的嗎？你也是這樣覺得嗎？（問讀劇演員陳子昕，陳回：那個演員平常很害羞，不擅言詞。）

吳：或者說，你在表演調度上面，怎麼思考語言跟動作的關係，譬如銘宸剛剛講「語言是行動的最末端」，就指出了一個語言跟動作之間的關聯。

李：不管是鄭的戲，還是我的戲，或是思鋒提到的「今天好嗎？」，當這些在舞台上要被處理，會有截然不同的工作程序。「語言是行動的最末端」變成一種我跟演員溝通時必須強調的事，一種工作時的語彙。很多時候，我不喜歡看到演員在表演，「在表演」有一種因為我知道你在看，所以我如何處理被你看；可是我們常常會說喜歡看街上的路人，說他們很有戲，看起來很有故事或很有什麼，但他們在處理的並不是「我要如何被你看」。

連結到我說的「動力是真實的」，我在看鄭智源作品，反而會有一種所有的事情都是造作的、經營的、被呈現出來的，我並不確定他的寫實寫在哪裡，就



典型的寫實來說，我的感覺是從頭到尾沒有寫實的地方。譬如，我們說姚坤君的表演很寫實，或是蔡明亮電影裡面的表演是寫實的，可是電影劇情並不寫實，反倒造就了他的表演是寫實的；或者是他必須靠很寫實的表演，或者甚至是真實的表演去成立他那些並不是在講寫實或真實的事物。鄭智源作品的表演，很像陳伯均說的漫畫式，甚至是配音式的語言使用，包含身體也是漫畫的，比較意象的，甚至會想到戲曲。

因為看了《貓狗》的整排，我跟智源說，他的戲很像莫札特的音樂，我聽的音樂真的沒有很多，但很直覺聯想到莫札特，莫札特的每一個樂句都寫得很滿，寫得很仔細，聽到後面會很累，可是你還想繼續聽下去。那時候的貴族並不喜歡聽莫札特，因為會聽到很累。當一個戲或文本台詞編織進這麼多表演或細節的時候，要討論的事情絕對不在於表演寫不寫實，或是語言寫不寫實，台詞這件事本身就已經不是寫實的了。

忠：循著李銘宸的回應，你看完《貓狗》整排之後，覺得像在聽莫札特的音樂，那時候的貴族不太喜歡聽莫札特的音樂，因為沒有昇華，有趣的思考點是，為什麼要昇華？

李：就我看《體育時期》跟《貓狗》兩齣的經驗來說，確實沒有什麼時刻是慢下來的，看了會很累。我很期待有

慢下來的時候，或一個比較空，即便只是放很吵的音樂，但不要有任何講話的時刻。

鄭：確實，我比較不顧慮觀眾的感受，我比較思考的是「演員狀態」：如何讓這些人有向心力，覺得排戲有趣呢（因為是高中生的緣故）？但這個戲為什麼吸引我們，其實也建立在一個很模糊的，無法說明，但是不斷重複就似乎會出現的狀態上，探索這個很有趣。對我來說，劇場不是藝術與鑑賞者的關係，比較像溝通者跟聆聽者的關係。我今天要說話，我會說出「我想說的話」，而不是去說「你覺得好聽的話」。例如，應該是觀眾來選擇我們吧，那樣的關係。例如，如果有人覺得一直被語言轟炸是OK的，那就來看吧，我對創作的感覺是非常單純的。

一直認為自己不是一個劇場創作者，可是，我也不認為這是一個可以逃避創作責任的藉口。我今天的思考是，如果柳春春願意來找我，願意跟我對話，找我來做戲，那我就是盡量把我所知所感，在戲裡面回應，包括我在受這個團邀約時所感覺到的，以及這幾年來生活著的社會狀態，揉合到戲中，去回應。

還有一件事，如果分成溝通者跟聆聽者，我比較喜歡聆聽，而且也願意去聆聽其他劇場創作者想說的聲音。我在別人的劇場中，看到什麼身體性、表演

性，其實是會在自己的作品裡跟他們對話的，而就算那些導演沒有來看也無所謂。創作《貓狗》前的這段時間，我剛好被所帶的高中戲劇社學生給踢出去，因為只習慣於帶學生一邊做戲一邊教學的模式，所以一旦脫離指導老師的身分，就會處於非常不知道創作是為了什麼的狀態。一直以來我做劇場都是為了要維繫這些高中生的感情而已。那麼已經沒有這個要去連繫感情的團體（高中戲劇社），創作又到底為何要繼續發生呢？就變成「與陌生的他者工作時，為什麼這件事還能繼續下去呢？」是我感興趣的地方，會連結到關於社會，或對台灣當代劇場的感觸。

吳：我總感覺智源與銘宸的戲都有一種不願意長大的氣息，智源的戲，視角有一種青少年的眼光，銘宸的戲，則是從（包含演員）同代人的眼光出發，去看社會、當代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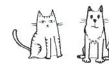
鄭：被踢出高中戲劇社後，自己是一文不值的，做劇場變得沒什麼意義，因為一直是以聯繫感情的前提而做。這次辦了徵選（《貓狗》演員徵選）之後，跟陌生的演員在工作過程中，我覺得很奇怪，我們其實沒有感情的前提，但這些人那麼認真，那麼願意投入這件事。但，那個狀態，到底是什麼？

如果思鋒說，我一直以青少年眼光來看劇場或是社會，我做這個戲很感興趣

的一件事就是，青少年奮不顧身、不跟你計較、願意去投入些沒有回報的什麼，被視為「心智不成熟」的話，那麼，他們是如何在現今充滿標籤化、憂鬱現實的世界裡面，產生愛的？不認識的彼此，今天一起做戲，是什麼東西維持我們繼續下去？相較於成人世界，沒有算計利益、甚至因果關係也模糊，但為什麼，突然之間能對某些事情有感覺呢？這是我本次想捕捉的，講誇張一點，是那種充滿神性的時刻，讓我看到劇場其實可能是去療癒，我們的焦慮的。

我的工作經驗中，理性與邏輯只是參考而已，某個片段有某些東西就是在那裡，不可言說的刺激著人，去做這樣的戲，才有意義；如果我現在講的是一些理性，或是研究方法可以交待出來的作品，那是有點無趣的。我一直以來都不相信劇場，覺得戲其實自己做完自己爽就好了，幹嘛賣錢（但迫於眾人的意願）？這次創作《貓狗》，不得不否認，有一種莫名奇妙、諷刺的，改邪歸正；觀眾是有選擇權的，我好好發表我的所感，大家有意願的話，可以選擇這齣戲，我會好好講我們發生的事情，大概是這樣的狀態。

這齣戲叫《貓狗》的原因是，無論貓狗或人類或各種動物，一定是在充滿愛的狀況下被生產出來的，每一隻貓、每一隻狗都是。而街上有那麼多流浪貓、流浪狗。跟我們人類相對比起來，這些貓狗，



到底想要去哪裡？話說回來，看看我們人類，又真的都知道我們要去哪裡嗎？為什麼這些貓和狗在街上可以成立他們的狀態，而我們卻那麼焦慮，那麼多憤怒，或是那麼多的不耐煩？

李：如果要回應，我是用同一代的人的眼光在看待世界的這個部分，我心中會很失禮地冒出一句「不然咧？」對我而言，也許這個脈絡很簡單，我在學院裡面學的話，對我來說是沒有感覺、不解意義何在的，所以我就嘗試找我有感覺的東西，然後試圖再用在學院感覺到的劇場去把我覺得有感覺的東西裝在那個學院的技術上的劇場裡面，然後慢慢地，變成現在的樣子。可是這個脈絡到底有沒有什麼根本原因，或許跟智源一樣也是很私人的事情，或甚至是無關緊要的事情，就是一個因為我不喜歡戴眼鏡，所以戴隱形眼鏡，因為我昨天吃過飯了，今天想吃麵而不想吃飯，這種很小很小的原因。

思鋒提到我的戲都很長，其中一個很現實的主要原因就是譬如演員找了五個，一個人發展了幾段，湊起來發現兩個小時了，怎麼辦，好吧，那就把這兩個小時排好，然後發現把這兩個小時排好的方式，是要再穿插很多其他段落，哇，就變成三個小時了。大家一直說「你戲怎麼那麼長」，我也不知道怎麼辦，因為總不可能有的人來了，但只出來插花，每個人都要有一定程度發揮的篇幅。排練就是維持

集體前進的動力。從以前到現在，我能做的努力就是讓這很長的三個小時越來越變得好看，看起來不像三個小時。

吳：剛剛聽銘宸講，每個演員發展一個段落，又不想刪減，我一度有點鼻酸，讓我想到智源前面講到，與高中戲劇社學生的感情以及離開戲劇社之後，頓時不知該怎麼辦的心情。我不應該說他們的戲不願意長大，我會難過是因為裡面有一種不願意拋下任何人，渴望集體、共同的狀態。

我說，銘宸的戲是從同代人的眼光出發，意思是，一般的敘事者取決於劇本角色的配置，銘宸做戲方式不是從劇本出發的，變成自己要找一個角度敘事。智源的戲即便有些角色年紀應該要比較大，譬如開場讀劇裡的總裁，可是這些應該是大人的角色，也因為智源使用、調度語言與動作的方式，被他青少年化了。回到他們的作品，語言不是角色為了交代什麼事件或情節而說的話，而變成一種隨時可以拋棄的，意義的流動性非常大的工具。

李：同時回應同世代的眼光、語言工具，我排練一直以來最關注的，就是不做沒有感覺的事情，對我、演員或任何人都是。我出題目，給文字，請演員呈現，他們都要以「有感覺」的基準判斷自己的表演，同時也可能是我都找差不多年紀的演員。當大家給出來的素材，

我要有感覺才能夠變成我覺得可用的素材，或許就必然會有這樣的狀態。

我沒有辦法體現高中生、國中生之有感，也沒有辦法體現我媽媽、爺爺奶奶之所感，馬英九之所感或是蔡英文之所感。甚至如果我年老了還做劇場，就會出現我那時候的眼光，或許就是一種過時的眼光或什麼。我的重點是，不管是我自己，還是排練場的所有人，我都希望大家要從真實的感受，或是「我有感」出發。我說的感受，不一定要流淚或是掏心掏肺地去講一些經驗或是很敏感、很私密的事，保護、掩蓋、迴避那些事情也是真實的感受，也是誠實的感覺，這對我來說才是重點。

我有幾個比較常跟我合作的朋友，會說，跟我排戲不用想很多。就有沒有感覺這個前提，我也不喜歡演員假裝，假裝就是因為沒有感覺，或是沒有感覺所以就假裝，我不希望表演者自若地假裝自己在做自己也不覺得OK的事情。很多時候我排練的時候，玩一些劇場遊戲，甚至只是紅綠燈之類的，喜歡大家一直做呈現。每次排練當然很焦慮，時間很少，可是我還是會在這麼少的時間做一些跟排練無關的事情，不是指很浪漫地去海邊玩，去逛書店。而是甚至只是休息的時候，感覺大家如何應對事情，觀察演員怎麼應對指令，怎麼因為題目丟出他們的呈現，怎麼在玩遊戲的時候讓

自己輸或贏，這些成為我跟他們工作的依據。

語言做為工具這件事，在我的創作，舞台、設計、服裝、顏色、音樂都是元素跟工具，語言其實也是一個，只是每一個創作以什麼為主。如果以劇本為主，我會首要處理語言要怎麼被消化成劇場的素材，因為當它只在紙上，並不是劇場裡的素材，而且很多時候一些很好看的劇本，在紙上或螢幕上或許就是最好的狀態並不一定適合做成演出。在這個目的或者是在這種推進演出的方式的情況下思考語言，那只是說，有的時候，以即興為主的語言，大家的目的、動機扣合，就可以推動；可是如果今天是以文本為優先，交待事件、情節，那就必須要完成這個目標。如果完成這個目標的方式是語言，必然無法拋下語言，必須處理語言的劇場性，及大家在看的時候，怎麼在當下理解跟消化。

鄭：我的思維是，為什麼一定要做自己有興趣、有感覺的東西？不能去做我沒興趣、沒感覺的戲？我覺得劇場要被解放。再來是，我認為現在的劇場，基本上有點像是「期待觀眾會站起來要求他們想要看什麼劇場」的一個行動……我更在乎到了今天，創作者與觀眾的關係可不可以不要那麼侷限。我會這樣提問，是覺得大家對於現在的劇場其實是不滿意的，而且是焦慮的，可是為什麼只是



慢慢壓下去這種焦慮而已，或是，只是冷眼等待一個新的劇場。劇場應該是共同主動參與，而且互相反應的圈子。

李：劇場就是一個有規則的地方，必須賣票、必須幹嘛幹嘛，不管是看戲的人還是做戲的人，大家循序漸進，最後坐到劇場裡面看一個喜歡或不喜歡的戲，然後回去推薦朋友，或是去黑特劇場罵人。這一串的連鎖效應導致關係的建立，與下一次關係的選擇。我會很現實地感覺到，因為它就是一個充滿各種程序、規則、結構，跟我們去買自助餐一樣，需要排隊，沒有那麼輕易說不。只是這之中確實有很多環節，不管是觀眾還是我們都可以去 do something，只是並不是要很極端，或者，這跟破空間在做的事情就很像，不是說戲或者創作，是想要打破某種很典型的賣票、看戲、收問卷、粉絲團點讚的普通程序。

黃：你說出這麼多比喻，是你悲觀的認為你已經在裡面，所以你決定要跟隨這個秩序，還是怎麼樣在這個既定的秩序裡面，要做些什麼？

李：我沒有悲觀也沒有樂觀。因為規則就是規則。我常覺得劇場這麼受限是好的，有框架才能讓大家知道要怎麼看，清楚所有框架跟細節也是創作很重要的環節。做為創作者，我就是在這狀態下，做我認為好的、理想的創作。規則不是我一個人用說的，或是一個劇組塞滿慶

功宴餐廳的二、三十人就可以改變的。甚至可能要靠果陀劇場或之類的才能改變，而不是靠小劇場圈。果陀都可以在ATM提款機打廣告了，我們連《破報》都沒有，可是至少我曾在做作品的時候，著墨或談論我對規則的觀點，做作品就是我改變規則的方式。

觀：《貓狗》這齣戲，現在貓跟狗越來越被文明化對待，現在會叫毛小孩，以前沒有在叫毛小孩，寵物被對待的人道化，或是被馴化，越來越像人，所以有毛小孩這種新的講法。我對這個是有意見的，就是管得越來越多、越來越細的規則，流浪貓跟流浪狗的空間越來越小，牠們在家之外，能夠在外面走的空間越來越小。

鄭：矯枉過正。

觀：對，所以我會期待看戲，因為我不知道戲到底會怎麼演。

鄭：戲裡面沒有貓跟狗……

觀：我知道。可是因為你剛剛講說，貓跟狗作為、野貓野狗在外面遊蕩，我們怎麼去搭理，讓我想到，現在野貓野狗也越來越……

鄭：也越來越現代化、人道化。

觀：那個人道其實是有問題的。

鄭：有些人覺得有，有些人覺得沒有，我能做的就是盡量中性地把它放在一起。當然我只能說，我也理解那些規則或結構、或是劇場裡面的規則或結構、

或是潛規則、或是不能變化、或是對於改變這件事的虛無。對於我們應該要改變，當然是我完全不相信會改變，才會講出這樣的話……。然而，我認為就算是被馴養的貓狗，也是會有自己的憂鬱的。我們今天能做的，是知道不能改變之後，還能再做些什麼。

回到開頭提到第一次做的集體創作的戲。當時可以交到朋友又可以做戲，其實很興奮。這時，輪到我朋友的妹妹的戲劇社的學弟，輪到他要講一些對於我們的戲的感想，做為一段劇中的最後獨白，我很興奮問他說，你做完這個戲有什麼感覺？他笑著跟我講，「我什麼感覺也沒有耶」，然後笑。好的，我就只好把他的回答，誠實地做為他的獨白。他參與這齣戲的時候，覺得沒什麼感覺，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可是反而這樣冷的聲音，在那齣嬉笑怒罵、很重感情、很狗血的戲裡面，讓劇場有一個立體化的可能性在。我只是盡可能地誠實把我所感所知放在作品中並置。當然我可以很快速地認同這世界需要進步，我也可以很快速認同這世界再進步下去，其實也沒有更好。

我今天能做的就是提問、反對、讓事情模糊化、神秘化、讓大家充滿疑問，因為充滿疑問才会有情緒，有情緒才會是面對麻痺的第一步。王墨林說自己是永遠的憤怒青年，每一個人都是他的敵

人。那我想我的敵人是麻痺，以及麻痺的覺醒也有可能成為下一種麻痺。我能做的，就是試著做看看大家不願意做或有疑問的事，或許，這樣子下去，會有新的狀態發生。我無法去說，這個世界要被改變，或是應該有某種更好的方向，或是，應該要認清現實。或許我可能只是造反。但我也不認為造反是為了要改變什麼，而是我們需要有不同的聲音存在吧。

吳：我還是從看兩位的戲出發做結語。在他們的戲劇舞台，會從看似無意義的語言聽到感性的，模糊的，無以名狀的情緒或狀態，這種使用、對待語言的方式的創作者，還是少數的，有趣的。■



你我的瘋狂史在此匆匆交會

吳思鋒
作

邀請鄭智源是駐團編導鄭志忠（以下稱「阿忠」）提議的；2011年柳春春以《美麗》第五版（始於2000年）恢復中斷七年的戲劇活動後，隔年及2014年，陸續邀請資深左翼劇場人王墨林、聲音藝術家黃大旺至敝社執導《天倫夢覺—無言劇2012》、《柔—多話劇2014》，我是在《無言劇2012》演前加入的，恰逢此一未言明定位的作品序列開展之際，也得以有了個近身的距離，窺看「表演」於劇場的運作。

鄭智源也是個對「表演」有獨立思考與實踐經驗的劇場導演，十年前，前臉書的 msn 時代，一個不知名的帳號加入我，促使我到知新廣場看了一齣把戲劇生產過程轉化為戲劇演出本身，以暴力、爭執、特意粗糙的元素演示青少年戲劇的可能性的作品，劇名是《少女的眼珠》。那位加我 msn 的匿名者，即《少女》的導演鄭智源。演出團體是華僑高中（當時，製作／演出團隊的名字打上：無感覺樂隊），那一屆「花樣年華—青少年戲劇節」的參演劇目之一。

我不是那些個青春洋溢造反有理的紅衛兵，不是扮演中的學生 A、學生 B，不是一個瘋狂的三流小說家，然他們究竟與我相異在什麼地方呢？抑或是我也

是個「人物」呢？我不是核心，我書寫，我只是一頁最燦爛暴力裡的局外者。但在暴力的形式之中，我之所欲，究竟為何？是可以反省或者超脫的麼？是暴力的形式吸引了我而得以書寫，抑或是我的書寫吸引了暴力的形式而得以具現？悲哀的是，這樣的暴力的形式，必須以戛然中止的方式，絕對存在，才得以成立。（鄭智源，〈我和我的瘋狂史錯身而過〉）再後來，在報紙上讀到鄭智源以〈我和我的瘋狂史錯身而過〉獲當（2005）年度台積電學生文學獎短篇小說組首獎，同年，知名文學家王德威編選《臺灣：從文學看歷史》，將其小說收入最末章節「青春安那其」。小說中的「我」寫著一篇三流小說家正藉文化大革命紅衛兵的歷史話題發揮的戲中戲，到最後卻發現「我的敘事越跳越脫離我的控制，深深的空虛也找上了我。」當人欲以書寫接近無可親身的歷史，反而造致書寫意義之不可能、倫理慾望之內爆。

從這篇小說來看鄭智源過往的戲劇作品，亦有相似、疊合之處，只是他的戲劇較小說筆觸要冷靜、節制一些。在其十年以來，絕大多數是與高中戲劇社相伴的導演經歷，他往往是從演員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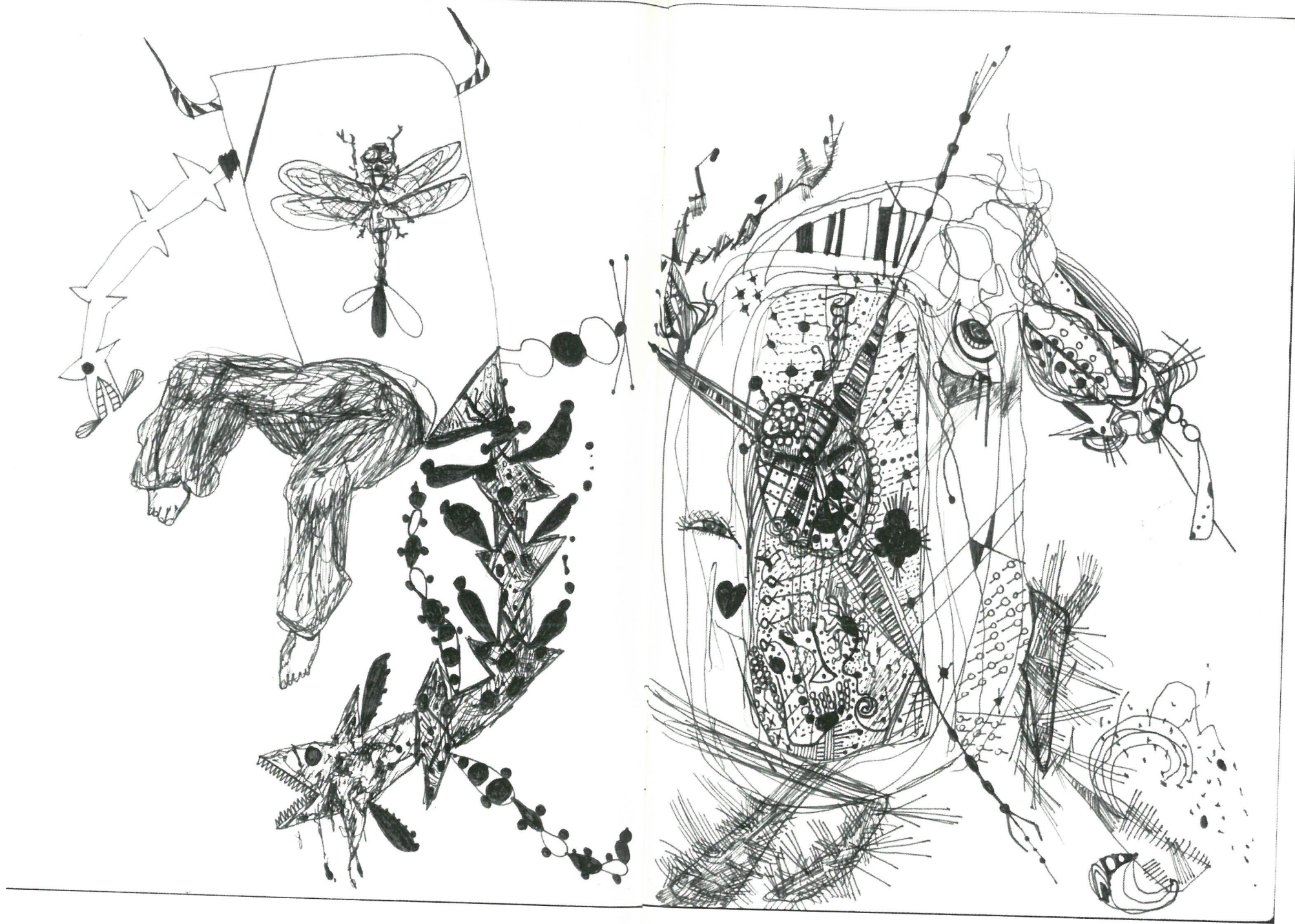
開劇本的撰寫，因而我們也就是從他對青少年日常生活的戲劇記錄，同步看到家庭、校園、社會的變動與震幅，以及未成年個體在群體場域所受到的各種管教、壓抑及憂鬱。鄭智源戲劇舞台上的青少年們，他們不是沒有表達反對與反抗，只是那些聲音都被大人當作語言邏輯破碎的教育課題，很快地被社會這個大系統消化掉；他們也不是不想找出路，可是這十年正是台灣經濟衰退、政治陷於本土性相互對抗而自我消解的十年，整個社會都找不到前進的方向了，又怎麼能怪責於青少年的他們？

不只一次看到、聽到鄭智源說，他喜不喜歡一齣戲不是用好不好看，而是用「狀態」來衡量，這亦可做為觀看他作品的方式：反話、誇張化的動作、霸凌、被發好人卡、努力向上的夢想等等，也許都是一種「刻意的正經」的結果，而我們要問的是，人為什麼、在什麼時候會要「刻意」？「正經」是不是一種 SOP 的、世俗化的「正常」？鄭智源透過角色青少年化的文本、表演調度，這麼多年來，要提醒我們的，是不是就是這麼再簡單不過的問題？場上的青少年、年輕演員越使勁、賣命地用他們的語言邏輯、句型說出這些，卻彷彿被大

人的世界、越發世俗化、利益化的社會拋得更遠，那麼，究竟是他們不懂得「社會化」，抑或是人一旦「登大人」，能聽懂的語言反而越來越少？

那麼，我們可不可以說，鄭智源的青少年劇場，就是返回個體好傻好天真的存有狀態，微觀世間，挑出社會化所潛藏的各種既定意識型態、價值觀、排除與隔之病態？

或者，冷漠若是錯身而過的另一種修辭，那麼，「為何現代社會下的人們總是冷漠？」這個再普通卻永遠懸而未決的課題，在鄭智源與他的演員們的戲劇作品之中，或可找到一些回應——因為我們早已成了被單一價值的社會異化的一個個我，被國家、制度、機構附魔而不自知，我們崇尚正經、正常，卻視而不見它是由矯揉造作製造出來的。——劇場的真實，不正是要挑出當代社會的刻意真實？■



小時候我是很怕貓跟狗的，甚至被狗咬過一段肉。長大之後，就更害怕動物，有一次家裡附近的體育館外圍道路在整修，圍了一排鐵板，我深夜要經過體育館廣場回家，走到一半，突然十幾隻狗從暗處跑出來，對我凶狠追叫。此時，因為廣場被鐵板圍堵著的關係，而整個廣場都是狗，我完全無處可逃，也完全沒有人可求救，因為那時正是凌晨三點。轉身跑到廣場外面之前，大概會先被那些狗踐上然後流血。

所以有時會去想像，那些不怕貓狗甚至喜愛動物園與昆蟲的人，他們的童年是如何形成的呢。我有被貓抓過跟咬過。熊貓應該是種近距離看到人類就會撲上去撕咬，或用利爪穿刺進肉裡來覓食的大型動物。鳥則是容易受傷瀕臨死去，對我來說也是很恐怖，我覺得這些事情都很無助。或許，我錯在不該凌晨三點回家，所以才會遇到這種事，或是我一開始就該走在鐵板外面的無空間馬路上，然後讓大貨車和深夜機車有擦過我的可能。我真的不認為熊貓只會吃竹子，就算他只吃竹子好了，牠也會用利爪和牙齒來保護自己，走近就突然會被扯裂。

導演理念

鄭智源

我其實也知道動物很可憐，我有在捐款給台灣動物之聲和關懷生命協會，因為比起人類而言，動物們的確很多方面是需要主動去協救與幫助的，尤其自然環境的惡化越來越嚴峻。很敬佩那些志工與獸醫，以及治療人類的醫生、護理師、看護、藥師。這齣戲的排戲過程，我覺得很幸福，因為還能倖倖的再有機會接觸劇場，對我來說已算是又驚又喜，非常非常幸運的事。真的只有感激能形容，雖然知道戲並不適合柳春春劇社這個專業劇團所要的，但還是戰戰兢兢的做完了。因為不是專業背景出身，不敢說什麼導演理念，但這齣戲要說的，是跟貓狗有關的故事。

如果星象已昭示 2016 年開始是各家選邊站，兩方勢力即將激烈鬥爭的時代，我很後悔自己小的時候沒有成為任何的一方。就這樣隨著時間虛渡，然後消失，浪費各種他者的資源，卻無能為任何他者有所貢獻與付出。時間過去，往它該走的方向繼續。很抱歉在所有人最忙、最需要關注的時刻，還造成這些不必要的干擾與分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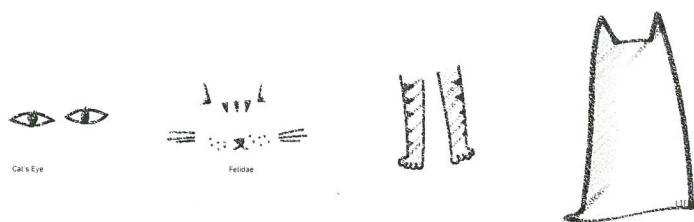


貓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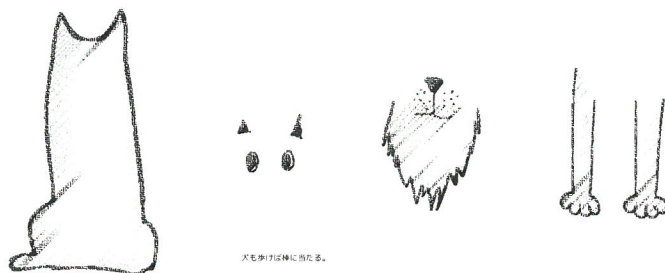
劇本
鄭智源



劇本 貓狗



あなたは 犬と猫と どちら のほうが 好きですか？



犬も例は種に当たる。

S1 獨白

權：你看什麼啦？你眼睛剛剛一直看一直看，我很不爽啦。媽的還在看？對啦，我就是
在說你啦，你是怎樣啦？早上起來到現在過得很爽，還沒被灌過是不是啦？想一秒
鐘從地球表面上消失是不是啦？是不是啦？來啊，什麼東西啦，沒在怕的啊。我可
以一個人幹爆你全家啦。我很會幹啦，叫你媽過來啊。敢不敢？啊就說敢不敢叫你
媽過來找我啊！啊不是很愛看？！廢物耳朵沒長好啊？我叫你看我了是不是？你說
啊！啊你媽咧？等很久了啦，我惹不起的啦，你知道我是誰嗎？我自己的車都自己
買的啦。你知道我是誰嗎？很多正妹排隊要跟我約出來撿你知不知道？你什麼小咖
啊？哈？知道我多屌了吧？媽的我最看不爽你們這種死屁孩啦！屁孩真的可以馬上
去死啦！你爸插爆你媽，結果生你出來耍廢啊。廢物看屁啊？聽不懂國語喔？屁孩
就趕快出社會被別人幹爆啦！

琳出。

權：當個朋友不行喔？踐屁啊。

琳：我沒有踐啊……

權：要不要約出去，一句話。

琳：呃……約出去幹嘛……我又沒有跟你有共通的話題……

權：你不要給我塞你娘假文青喔，講什麼聊不聊的來！還共通話題咧！跟我約出去是要
聊天嗎？啊我是不會找我麻吉聊天就好了喔？！

琳：你們男生就是這樣，很自私，老是只想著自己要幹嘛要幹嘛，那我呢？

權：你需要尊重就對了啦！

琳：對，答對了～

權：好啦好啦！給妳啦。可以跟我出去玩了吧？

琳：老權叔叔…我…

權：靠妳又要機歪什麼？你他媽不要跟我說妳「不確定」妳同學要約幾點拿東西，「不



確定」這禮拜六妳要不要去阿姨家吃飯，「不確定」妳們家族旅遊在台中要待幾天，「不確定」妳乾爹要不要帶妳出國深造，每次要約大家都剛好會「好不確定」耶。

琳：不是……

權：這次又要不確定什麼了嘛？來啊，還是妳又要，喔我要看那天家裡要不要出去耶！喔我要看那天家裡要不要出去耶！好委屈喔，妳都不能決定耶！

琳：我只是……我們才剛在路上認識

權：靠，有沒有搞錯啊，我不是那容易喜歡上別人的好不好。剛在路上認識？所以咧？

琳：所以我…就…

權：對啦對啦，我沒像妳有那麼多塞你娘口袋名單啦！

琳：我就真的很害怕嘛！！！因為我已經愛上老權叔叔了啊！可是我們才剛在路上…認識啊…。我就很害怕很害怕很害怕…不知道要怎樣了啦！

權：靠，爽！

琳：你懂那種……愛著一個人的那種感覺嗎……？！

權：賃爸活那麼久，人生第一次被馬子喜歡。超屌！

琳：我好亂……

權：什麼啦？

琳：可是，如果我跟你在一起的話，我媽會殺了我的……從小她就逼我每天要去補習、要考上公立的學校，她都不准我放假跟同學出去。每天待在家裡，我都要窒息了，我從來都沒有自己的人生。每天…都很害怕一回家，會惹我媽生氣……，媽媽是為我好，所以我也忍耐下來…對…我要回家了……老權叔叔…我……

權：老權叔叔在忙著找肉吃喔，那個女生的腿是老權叔叔的肉，那個女生的胸部看起來好軟喔，好像棉花糖喔，好像雲喔，好好揉喔，好軟喔，老權叔叔要吃肉囉～

琳：對，我要回家了，不然，媽媽會生氣。媽媽會很生氣！媽媽會把我——

權：老權叔叔要吃肉囉～那個女生也是老權叔叔的肉！靠會吃很飽喔！

琳：……救我。……………快救我！

權：妳怎麼了？好啦！老權叔叔會救妳啦！好啦、好啦！

琳：真的嗎…老權叔叔？

權：不相信我是不是？妳看我會不會教訓人！（摔東西）

琳：那這是我媽……

琳拉母上來。

琳：她對我很不好。她一直都在虐待我。她就是，只是把我當成她的東西而已。我好害怕。我好害怕。我真的好害怕妳們知道嗎？她憑什麼不准我跟男生兩個人出去過夜？她有什麼毛病嗎？哈？妳有什麼毛病嗎？說出來讓大家知道啊？她真的沒有愛過我。怎樣！害怕別人知道是不是？現在知道怕了嗎？那為什麼那時候不買機車給我啊？為什麼不幫我付房租？為什麼其他人都可以不用坐捷運上學，只有我要？為什麼其他人都有爸媽幫她們繳房租、讓她們可以住學校旁邊不用怕上學遲到還有個人衛浴，只有我沒有？一台新機車需要妳幾塊錢嗎？妳有在乎我嗎？妳有任何一秒鐘是愛過我的嗎？你看！真的啊、我真的受夠了！到底什麼時候才會有人需要我？到底什麼時候才會有人來在乎我？我一直在忍耐，妳知道嗎？都是我都是我我在忍耐！！！

權：（對母）妳真的很誇張耶，搞什麼東西呀！哭喔……超誇張的……。



S2 Trip I 麵

權：走啦。走了啦。

權：妳想去哪裡？

權：啊不然我們去玩好不好？

權：去玩啊，不然上班很辛苦耶。還要坐車。每天都要坐車。

權：妳女兒會帶妳出去爽嗎？買東西給妳嗎？

權：那妳之前有去過哪裡？哈？妳都不知道喔？啊妳會看電視嗎？

權：你一直看一直看是什麼意思啦！我要把你打爆！我要把你打爆！不要看不起我喔！之前有個死娘砲，我就坐在那邊，他就啊~啊~啊拿殺蟲劑在那邊噴蟑螂，靠，蟑螂，我就跟他講，你不要再靠近我了喔！你再靠近我我就飛過去把你打爆！我早就不爽你很久了啦！你信不信我可以把你打爆？我一個可以打十個！還不閉嘴喔幹！繼續再跟女生很好啊！！繼續再跟女生很好啊！！我早就不爽你很久了啦！我現在就飛過去打爆你啊！沒被打爆過是不是啦！聽到了沒有？敢惹我嗎？敢再惹我一次試試看！

權：啊妳會看電視嗎？

權：看韓劇也沒有？喔。

權：來啦，來啦。不好意思，一碗麵。

權：妳吃啊。靠，快點啦。會涼掉。

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一碗麵。

權：所以要去哪裡呀？啊這邊附近都超無聊，靠幹妳娘機掰。靠所以只能去日本了啦。靠，走啊。敢不敢？現在就走啊？敢不敢啦。

權：妳吃不下喔？好啦，我幫妳吃完。妳要不要喝清新？喔，不用喔？好，那我趕快吃完，就出去玩囉。我們要出去玩。妳要不要不開心了啦。

S3 Trip II 車

權：妳坐好喔，要好好等。要去日本了喔，日本耶，有沒有去過？超屌的耶。日本東西真的靠超好吃的。剛剛都不知道要吃什麼，又那麼貴，幹妳媽的爛。

權：要坐車了喔，這車會到日本喔。屌不屌？

權：妳要不要看風景？有海耶。哇，海耶，超棒的。

權：其實我覺得台北也沒什麼。幹他媽的一群低能兒。滾遠一點啦。

權：妳沒有有安全帽啊？如果有的話，我就可以騎機車載妳去很遠的地方。媽的，要不要？

權：就是要去日本玩啊，哈哈，弱爆了。弱爆了。弱爆了。低能。媽的，低能。

權：到了。

權：這是台南。

權：啊幹，他媽我忘記了，我待會要打工。幹他媽我要趕快回台北。吼，車怎麼不快來呀。吼，吼，吼。ㄟㄨㄚ賽！賽妳娘啦！

S4 打工 A

權與打工妹在打工。

切菜，洗東西，把東西端進來，掃地。

權：喔，打工好累喔。



S5 不能生

母親走著。

母親想要找人幫忙。

母親在地上滾著。

母親起身，蹲著走。

母親不動，慢慢起身。

母親趴在地上，想離開。

母親坐好。

母親不想生。

母親不知所措，權出來，與母親離開。

其實，琳被生了出來。

琳吃東西，琳寫字，琳刷卡搭車，琳滑手機，琳看電視，回家投票救台灣，反對護家盟，子瑜加油。

救救周子瑜。

S6 Trip III 海邊

權：來啊妳看，哇~~~~哇~~~~好涼喔~~~~好涼喔~~~~

權：來嘛，幹他媽妳自己來用看看。

權：好不好玩？哈？好不好玩？嗯？好不好玩？

權：會無聊喔？會不會很無聊啊？

權：（戴上耳機）我先跟妳說，我很不會跳喔。因為幹妳娘我又不是娘砲。所以我就沒有舞蹈細胞啦，好，妳看，好啦，幹，我真的不敢跳啦。對不起我是不是很無聊？幹，我好遜喔，低能。連舞都不會跳！

權：好啦，幹你媽的我唱歌好了，我有唱過歌啦，來，預備，起！

母親聽了很難過。

權：好啦。好了啦。

權試圖用耳機搞笑。母親笑了。

權的搞笑變得憤怒。

母親安慰權。

換母親拿耳機搞笑。

權帶母親站起來。

權：好啦，我們現在要去哪裡玩好呢……

權：這邊真的無聊死了，也沒有東西吃，媽的超貴的，智缺才會去買啦。很多智缺。

權：ㄟ，妳看，那個妹的腿是老權叔叔的肉，老權叔叔要吃肉囉~~

母：我最想去非洲，敢不敢？你在擔心我嗎？謝謝，沒事的。

權：嗯，那我們去非洲好了。



到非洲

權：這裡就是非洲耶，超屌的。超屌的。超屌的。一定沒有人來過。

母：來，小心喔，這些食物給你。

會痛嗎？吃下去這個，有水嗎？喝下去就不痛了，不會痛了喔。

這些鞋子給你們，這是要穿在腳上的，就不會流血了。

慢慢喝喔。這是腳，鞋，子。這，樣。很棒！

這邊還有食物，可以放很久，安心啦。

這些也是給妳們的。

我身上的都給妳們。

來，把他拖過來，不然他的傷口會發炎。小心喔。

好了，不要哭了，這包餅乾給你吃。

你也要啊？好，不要哭了喔。

大家要團結起來啊，你們只要按照這張紙上畫的去做，就可以做一台發電機了。

這邊有很多水給妳們喝。

我把自己的水都給妳們了。

要好好保護自己喔。

這些是英文教材，有附光碟喔，你看！ABC。你們要學一下英文啦。

啊，還要水啊？好都給你、都給你。

來，這些也都給妳們。

好了，可以回去了，呵呵。

母：好了，好了。

權：怎麼了？

母：好了，好了啦，我現在想去日本了。可以嗎？我想去日本。

權：好啊，我們就去日本吧。去日本超爽的，好想趕快去日本喔，耶斯，去日本玩，老權叔叔要吃肉囉。啊啊哈哈啊啊哈哈。老權叔叔要吃很多日本妹妹的肉，我們會去日本的，我會帶你去的。好不好，好不好啊？來，你先休息一下。啊等我一下喔。很快喔。

S7 打工 B

權：等一下，等我一下喔。老權叔叔要賺錢囉。

權：可是，要賺到什麼時候，才能去日本玩。嗯，幹你媽的。快給我錢。

打：可不可以尊重一下女性？你憑什麼罵別人！？你很偉大嗎？說啊？你很偉大嗎？

權：做妳的工作啦。

打：我就是不做，你要怎樣？不爽做。

權：好，那就不要擋到我。好嗎？

打：不好，我就是要擋你，怎樣？來！我擋你啊！結果只會嘴砲。打工了不起啊？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比打工更重要的事，懂不懂？生活只有打工和把妹和出去玩會不會太可悲了啊？如果打工只是在踐踏自己的尊嚴和夢想，我寧可不需要。好好笑，你們根本不懂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事，好虛假。不知道為什麼耶，我從小就是可以看穿這些虛假的東西。

你以為說髒話就會讓自己看起來很強，一直偽裝自己很開心嗎？你的腦子裡每天只想著正妹，請問你的未來呢？你的爸媽呢？你會關心別人嗎？你是個很可笑又很可悲的人，你知道嗎？但是沒有人會願意對你說出這個真相，所以讓你能夠繼續完美的看不起我。

我在打工，我就不可以擁有夢想嗎？你告訴我，這就是現實。那我告訴你，不要把你的失敗推在我的身上，然後拖每個人下水跟你一起可悲一輩子，那不是我這個版本的現實。

我跟你說，人是可以去影響環境的。我開始來這邊打工的時候，覺得客人會不會很機車，但是我發覺只要我好好服務他們，他們都不講話了，然後對我另眼相看，說下次來還要我幫他們服務，只找我喔。所以真的很奇妙，現在這邊的客人都跟我成為家人和朋友了，他們是真的很喜歡我。以前客人有一些奧客的地方，但是只要我跟他們講，他們都改了。為什麼客人明明可以自己來，卻要我們打工的幫他們做？我只是來這邊打工的耶。後來他們都改過來了，也很感謝我，很喜歡跟我聊天。所



以人是可以去影響環境的。

總裁：從來都沒有人跟我說這些。

打：你…你是誰呀。

總：我是這間店的總裁。

打：喔，所以呢？告訴你，總裁，不是完美的神！跟我一樣都是人！

總：你，你這小丫頭，很敢說嘛。像個男人婆，或番婆似的！

打：現在，我可以回去打工了吧？

總：等一下…

打：你到底要幹嘛啦？你要幹嘛？靠得那麼近，我可不是好欺負的喔，你不要靠近我喔！

總：打工小妹，從來…都沒有人跟我說過這些。我身邊都沒有真心的麻吉或冰友或阿迪，願意對我說這些耶。

打：喔…。我只是做自己而已啦。沒辦法，我就是討厭假裝。哎喲，我的個性就是這樣啦。

總：妳真的很特別耶，剛剛還敢直接罵你的打工前輩，說出妳的真心話。也許我身為一個總裁，已經被錢麻痺了靈魂，離真實世界很遠了。喂！小丫頭！妳待會…妳待會有空嗎？喂！可別誤會了啊！我…我怎麼可能會對妳這種男不男女不女的小丫頭有興趣呢！

打：哼，我討厭你、不要靠近我喔。你到底要幹嘛啦！金大總裁！走開！對不起，雖然我是個打工妹，但我還頗有自己的原則的，哼！

總：可惡，為什麼心裡面一直想著那個小丫頭。煩死人了。真是個討厭鬼呀。喂！

打：我才不叫「喂」呢！

總：好啦，就像…就像小丫頭妳說的。我決定要真正的面對自己的感覺了，我喜歡妳。

打：哈哈，這個玩笑一點都不好笑耶，金總裁。

總：……不知道為什麼，我只想把自己這一生全部的幸福和錢，都只奉獻給妳一個人而已。丫頭，嫁給我，好嗎？

打：……那你答應我，要去做真正的你自己喔。好好完成自己的夢想，知道嗎？

總：可惡，我真的好喜歡妳。

打：好啦好啦，我知道了啦。看你可憐，我就大發慈悲跟你在一起吧。

總裁和打工妹，離開。權掃地。

S8 Trip IV 生不出來

母親倒在地上。

權：好了啦，我們去吃東西。

權：救命啊！救命啊！拜託拜託，給我錢吃東西！

權：我不會拿你們的錢去玩！真的！求求妳們，拜託！

權：妳看，有人要拿錢過來了，可以吃東西了喔。

權：拜託各位，先生小姐，我們已經好久沒有吃東西了，給我錢，拜託拜託！

權：妳不舒服喔？嗯？

權：先生小姐！先生小姐！先生小姐……

權：有人給錢的話，我們就買東西去吃啊。吃你愛吃的東西喔，你最想吃的東西是什麼？沒辦法呀，我要趕回來接妳啊，打工的錢都拿去坐車了啊，我才能來找妳啊。好啦，妳跟我說話啊，去吃你愛吃的東西喔，告訴老權叔叔，你最想最想吃的是什麼？

權：妳怎麼了？妳怎麼了啦？

母又要生產，但是沒生出來。



權：妳……妳就把 BABY 生出來嘛……我很喜歡小 BABY 的啊幹他媽的……
一個小生命……幹他媽的…就這樣………消失了…

母：我最想最想吃…你帶我去吃的麵…

權：天哪，天哪！天哪……

其實，琳被生了出來。

S9 Trip V 新工作：跳舞

權：我已經決定，重新做人了，我不會再回去那個地方了，錢很少，又很累，而且那種地方，幹他媽誰都可以去做啊！我要做只有自己可以做得到的事，我是很獨特的，我要用我天生的能力，來賺錢。我終於懂了，我不要再逃避，也不可以再自私。因為，我現在要養別人，我是要負責任的。嗯，我可以的，因為，雖然我沒有任何的朋友，和靠山，但是，幹妳娘我有夢想當我最、最、最屌的靠山！妳們說，是不是啊！Let's Dance吧！

權：謝謝大家，創作，需要你們的支持。謝謝大家，創作，需要你們的支持。謝謝大家，創作，需要你們的支持。

母也上來跳。

權：喔，妳也來跳喔？來，感覺到了喔，來，跳起來！創作不分妳我！因為創作是很珍貴的事情。謝謝大家，創作，需要你們的支持。謝謝大家，創作，需要你們的支持。

母到旁生產。

母沒辦法生。

其實，琳被生了出來。

權：我不要再回去打工，然後踐踏自己的夢想，被壓榨，過年都不能回家，幹，Double pay！

權：要找我去立法院當院長喔？好，那我先跟我朋友說一下。

權：我其實不太懂在立法院，要幹嘛，可是，可是我願意好好做。

權：然後我就看了很多很多的資料。我英文翻譯能力還不錯，還懂一點德文，就去參考人家國外怎麼做。除了人民的希望，其實財團的需求也要考慮。但是我都表面敷衍，那些賺錢的大財團，然後盡量讓受苦的台灣人，可以真正得到國家的幫助。我在立法院的工作，做完了，那，我走了喔。

S10 Trip VI 新工作：模特兒

權：這是我的新工作，我想嘗試看看，模特兒的市場。

權：其實我已經當 model 兩個禮拜了。當 model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其實在拍照的時候，要考慮很多東西的。例如當天要用什麼方式去詮釋，還要去注意光源、角度、身上的衣服配件有沒有被好好的凸顯出來。

權：剛開始我以為當model很輕鬆。妳們都曾經那麼想過吧。但其實，當model錢不多。我知道自己的型和風格和經驗，就只能到這裡而已了。但是就算是這樣，我還是不會回去打工的。

權：好了，別說這個了。當 model，壓力在於，自己可不可以依照當天的拍攝狀況，調整自己的狀態，然後突顯出身上衣服的質感和特色。有時候就是不管怎麼擺姿勢，都很怪。或是到了現場，才發現跟當初規劃得不一樣。沒錯，model 也是要參與拍攝的規劃會議、討論方向和細節的。而且就算你現在當 model 很厲害，可是一段時間太久沒當，再回來的時候感覺都會跑掉。特別是如果你跟別人搭配的話，如果對方天生優勢就很好，你就會開始失去信心，接下來，就很難進入工作狀況。

權：其實不同行業的道理都是一樣的，有時候就算你準備得好好的，也很誠懇，想法也很正確，但是沒有了信心，一切就會變得怪怪的，然後，你就會覺得很孤獨。覺得這個世界上，沒有人需要你。如果根本沒有一個人需要我，那為什麼我現在又要那麼認真呢。就會想很多。這種狀態，就算在當 model，也是會發生的。

權：我只想跟你說，要加油。大家都已經沒辦法再幫你了，可是，你自己要加油。自己要加油。



S11 打工 C

權掃地。

權：好的老闆，我會教好這個新人，交給我，沒問題。

琳進。

權：來，妳先來切這個菜。動作要快一點喔。

權：嗯，做得很好哇。記得切完菜，菜刀要洗一洗，等一下可能要再切別的東西。

權：嗯，妳很乖喔，會幫我搬東西。

權：好了，這邊掃完，就可以休息了。

權離開。

琳掃地，整理東西。

S12 Trip VII 有錢了

權：妳要乖乖的喔，等我好不好。我一下就好了。

母：嗯，我想吃東西了。

權：好啊，待會我們一起吃。我們有錢了喔，現在老權叔叔要先去工作喔。

母：好。

母：老權叔叔，掰掰！

權轉身前往新工作。

權：很遺憾的，這就是你們國家元首給的答覆。這是你們自找的，所以，我們要給予你們最嚴厲的懲罰！這是唯一的神的意志，而你們不聽！不看！不接受！不顧這個人質的死活。那麼，就仔細看著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吧！記住，看著這邊！給我記住

這個畫面！這絕對不會是最後一個！

權執行他的工作。

打工妹上場。

打：你在幹什麼？

權：妳，妳，妳幹嘛…

打：……所以，你在跟空氣玩什麼？

權：我…就……我……

打：你什麼？快點下手啊！處決你的人質啊！

權：我…

打：根本就不敢嘛，對不對？你不敢這樣，這樣，這樣和這樣，對不對！

權：啊啊啊啊啊啊啊！

打：你看清楚，就是要這樣做，才會讓人永生難忘。

權：啊啊啊啊啊啊啊！不要……不要……

打：現在知道生命有多脆弱了吧？不是很愛處決人質？懲罰別人？結果只會嘴砲。只會跟空氣胡鬧、對空氣假裝你很狠！殺人了不起啊？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比 IS 更重要的事，懂不懂？生活只有綁架和恐嚇和處絕人質會不會太可悲了啊？如果當 IS 只是在踐踏自己的尊嚴和夢想，我寧可不需要。好好笑，你們根本不懂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事，好虛假。不知道為什麼耶，我從小就是可以看穿這些虛假的東西。

為什麼要這樣踐踏人的生命？因為你領他們的錢，你好渺小然後身不由己嗎？我跟你說，人是可以去影響環境的。我開始來這邊的時候，覺得恐怖份子會不會很殘忍，但是我發覺只要我好好跟他們開導，他們都不講話了，然後對我另眼相看，說下次來希望再聽聽看我對生命的看法。所以真的很奇妙，現在這邊的人都跟我成為家人和朋友了，他們是真的很喜歡我。以前他們有一些反社會的地方，但是只要我跟他



們講，他們都改了。有些事為什麼明明就是錯的，是很暴力的，很不道德的，為什麼……要繼續讓他們做下去？！生命是可以這樣玩弄的嗎？後來他們都改過來了，也很感謝我，很喜歡跟我聊天。所以人是可以去影響環境的。

首領：從來都沒有人跟我說這些。

打：你…你是誰呀。

首：我是恐怖份子的首領。

打：喔，所以呢？你跟我一樣都是人啊，你也有迷惘的時候吧。告訴你，恐怖攻擊，是不對的！

首：你，你這小丫頭，很敢說嘛。像個男生似的！

打：現在，我可以去救那些在戰爭中受苦的孩子了吧？

首：等一下……

打：你到底要幹嘛啦？你要幹嘛？靠得那麼近，我可不是好欺負的喔，你不要靠近我喔！

首：小丫頭，從來…都沒有人跟我說過這些。我身邊都沒有真心的朋友，願意對我說這些耶。

打：喔……。我只是做自己而已啦。沒辦法，我就是討厭假裝。
哎喲，我的個性就是這樣啦。

首：妳真的很特別耶，剛剛還敢直接搶恐怖份子在那邊假裝對空氣處決，說出妳的真心話。也許我身為一個恐怖份子，已經被錢麻痺了靈魂，離真實世界很遠了。喂！小丫頭！妳待會…妳待會有空嗎？喂！可別誤會了啊！我…我怎麼可能會對妳這種男不男女不女的小丫頭有興趣呢！

打：哼，我討厭你、不要靠近我喔。你到底要幹嘛啦！恐怖份子！走開！

首：嘖，我就是沒辦法跟你合得來啊。哼。我們、我們才不是在鬥嘴呢！誰要跟這種小丫頭鬥嘴呀！無聊透了！

打：我才不想跟你鬥嘴呢！對不起，雖然我是個願意關心世界的人，但我還頗有自己的原則的，哼！

首：可惡，為什麼心裡面一直想著那個小丫頭。煩死人了。真是是個討厭鬼呀。喂！

打：我才不叫「喂」呢！

首：好啦，就像…就像小丫頭妳說的。我決定要真正的面對自己的感覺了，我喜歡妳。

打：哈哈，這個玩笑一點都不好笑耶，恐怖份子。

首：……不知道為什麼，我只想把自己這一生全部的幸福和錢，都只奉獻給妳一個人而已。

首：小丫頭，嫁給我，好嗎？

打：……那你答應我，要去做真正的你自己喔。好好完成自己的夢想，知道嗎？

首：可惡，我真的好喜歡妳。

打：好啦好啦，我知道了啦。看你可憐，我就大發慈悲跟你在一起吧。

首領和打工妹，離開。

權：謝謝你，給我好多、好多的錢啊。

S13 Trip VIII 處女座

權：老權叔叔到日本囉！

權：妳開不開心！要說，很開心！

權：唉！真不想回台灣，日本隨便一家店，裡面賣的好多好多東西都超好吃的啦。

母：老權叔叔，謝謝你。



母：我們必須把資源送進去裡面。

有我有穿防護衣了。

妳們沒有被忘記。這些東西給妳們吃。

這是止痛藥和消毒酒精。這是蒸餾水。撐著點。

權：妳到哪裡去了？妳跑到哪裡去了？！

母：來，我們一起把這塊牆壁搬起來。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權：妳不要亂跑嘛！我會找不到耶！

母：不要怕，我來當妳們的媽媽。這些東西都給妳們吃。

這個穿在腳上，就不會痛了。

權：ㄟ！ㄟ！妳到底在哪裡啊！不要玩了

母：我現在幫你消毒喔，忍耐一下。忍耐一下嘛，好不好？

要勇敢。

權：妳在玩的話…我就會永遠找不到妳了耶…

母：我知道會很痛。我比誰都知道那有多痛，多痛。

但是不接受治療的話。妳會死的！

權：好了……好了啦！！

母：我絕對不會放棄妳們，我不是說了嗎？

我來這裡陪妳們耶！我不會像他們一樣離開的啦。

權：不要了…不要了……只要妳……

母：我不管他們在笑我啦！他們笑啊！

我要你活下去嘛！我不想只是在電視前面說，好可憐而已…

權：我只要妳……為什麼不讓其它人去死就好了！

因為其他人，只會看不起我而已……為什麼不是這些人啊！！

母：不可以霸凌別人，不可以殺小動物，不可以再用奇怪的宗教來騙錢，聽到沒有？

不可以在地鐵放毒氣，不可以在路上隨便殺人，不要再蓋核電廠了！

不要欺負路上的流浪漢跟老人，要關心政治，要珍惜昭和年代的傳統和美德

要對兒童好一點，因為他們是爸爸媽媽黑暗房子裡的光。

回去當農人吧，回去承襲和式點心的技術吧，回到圖書館好好看完文豪們寫的作品

記得對 AKB 二軍三軍四軍的成員們親切一點，因為他們也曾是父母的孩子

家庭餐廳和便利商店的人為你服務時，記得真誠的說一聲謝謝

謝謝他們從遙遠的村子上來東京之後，願意將追逐自己夢想之外的這一些時間花在

我們這些人的身上。

母：那，我回台灣了。

琳出現。

琳：媽……我想被生下來。

母：妳活得很好了啊

母：妳長大了耶……

母：喔～妳現在賺很多錢

母：妳有在賺錢了喔……那這樣，媽媽……就會很開心了啦。

母親回到老權叔叔身旁坐著。

打工的琳把他們點的麵送上來。

母親和老權叔叔吃著。

劇終。



字是熱烈的，心是冰冷的。

討論鄭智源的戲並不容易，他的劇本有點古怪，不能以慣常的方法做角色分析，台詞的細節並不一定能告訴你人物的形狀或動機，老實地讀劇本會掉入語言的陷阱，他的語言有一半是嵌在演員的形體動作裡。乍看或乍聽之下，他的戲絮絮叨叨、不知所云，大概像是無處說愁的死小孩，將大把精力發洩在對大人世界的嘲笑和抱怨上。可是，當演員以一種又發懶又用力的「無效」肢體說話時，這些廢話和具有挑釁意味的玩笑語言，不但懇求聆聽、無比真實，還同時形塑出今日語言濫用的虛無現象、資本社會人如商品的權力結構，以及不斷消耗的無力未來。

他直至目前的作品總聚焦青春，卻是早已默默磨損的殘破青春：高中生被置放在沒有佈景、空蕩蕩的黑盒舞台，或是排得滿滿的折疊式鐵椅前，幾乎沒有道具、身體無依的孤立無援，不確定是否真有聽眾在場，有些聲嘶力竭地控訴，然而聲音聽來反像是變速滯慢的錄音磁帶，視覺和聽覺都同樣如荒漠卻擁擠得令人發慌，可以說是消耗社會的簡練濃縮。他眼裡的青春，述說了社會的父兄拋棄下一世代的未來，而長大，好似只是在趨向一種機械性。

我在該截稿的時候還未截稿，仍思付該如何寫這篇文章。看完整排後過幾天，傳來鄭捷遭處決的新聞，心底的沈重，和看整排時的悲傷隱隱連線。規範造成生命的倦怠，讓我們站在死亡的影子裡而不自知，或無能為力。在亟欲排除「不正常」的異己和發洩恐懼仇恨的整體氛圍之中，放棄關於法或生命權的思考，倉促草率的標籤，以做為懲戒社會的一場獻祭。兩件事或許不太一樣，但是關係緊密、觸及同樣的生存問題，那些成長途中的靈魂，如何處於當代的倫理與結構困境，因而以離心的姿態遠遠加速偏離社會的常規，成為難容的「異己」或頹喪待棄的失敗者。

「一個學生在圓山捷運站的月台上，跳下去。」

「啊，怎麼死了一個人。」

「我們沒有在努力讓你們放心嗎？」

「就算是像我這樣的人，也希望看見一隻蝴蝶停在我的手上」

——摘自《River Talk》

「多麼怪異，一個出局的人在認真地奔跑」

「我出局了，離開所有的美好的人，那些與我無關的人。」

「你已經做得很好了……你已經很努力了。」

再這樣下去你會壞掉的！」

——摘自《體育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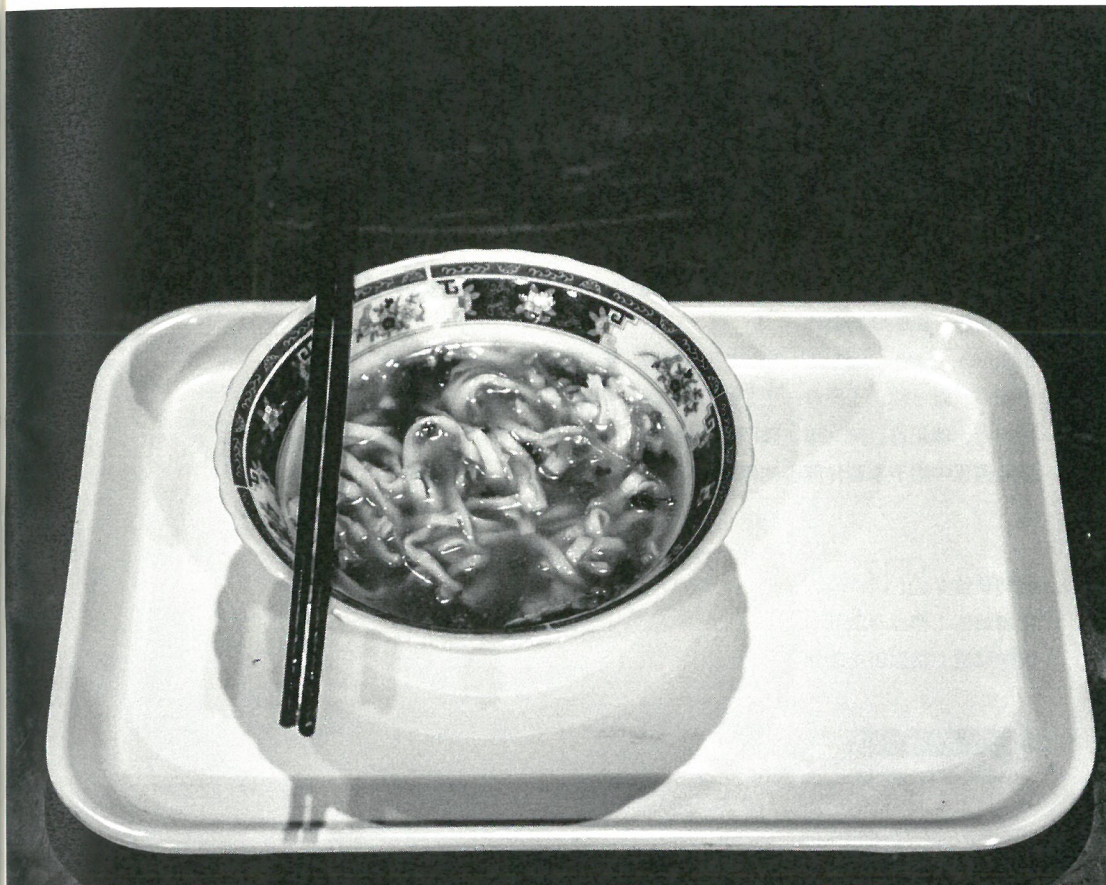
若是要談他的劇本說了些什麼，似乎只要挑選幾句剪下貼上，就能略窺見這個荒謬世界的僵化與無謂，以及拼命表現也微不足道的奮力抵抗。鄭智源筆下的少男少女，是被大人背叛的世代。上一代留下滿目瘡痍、危危顛顛的破樓，仍說著不可思議的威權謊言，大人們以夢想和積極一類的收編語言，要求年輕人追求自我犧牲的單一價值。青春看到正遭摧毀的現在，又要如何期待未來？於是，鄭智源以外在的輕佻語言質疑規訓的體系，內在的滯重與費力轉化為老成的厭世。「老師，你希望我們成為什麼樣的大人？你希望我們以後變成你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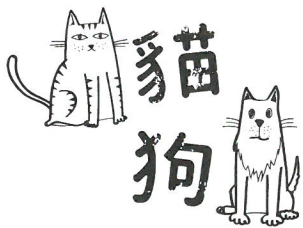
《貓狗》一樣建基在這種無望的對話上，但和過往作品不同的是，角色原型在現實中有所本的老權叔叔，已離開了學校，是個疲於奔命、陷在日復一日爛泥裡的年輕打公仔。他張狂大吼，也畏縮嗚咽，他像沒有攻擊能力只有裝模作樣的刺蝟。他需要依偎，而以豢養的方式形成依賴關係。他累得像條狗，卻是無處可去、沒有歸屬感的流浪犬，只能蜷在心靈的洞穴口低吠。他的話

語大量流洩，隨著他不停換工作、對自己身體慾望的確認游移，不正經的玩笑口吻，和喪家之犬般的疲憊身體，呈現出輕與重的反差並置，一種抵銷的衝突感。

要為了什麼認真生活？《貓狗》看到在規範化的監督體制中，柔順肉體裡獸性與奴役的相互對撞，而鄭智源獨特的語感與身體風格，更貼切表現出壓抑之下飄渺、歪扭的失焦之力。那些可供不斷說出的字眼都是熱烈的，心卻清楚感受到遭棄之怠而變得寒冷。在鄭智源的劇場裡，我感受到相反的冷熱對流。他好似無信仰的疑世，卻從未放棄述說，表面上訕笑，仍溫柔地期待有人聽懂，願意凝視這些苦澀的存在。

「我只想跟你說，要加油。大家都已經沒辦法再幫你了，可是，你自己要加油。」■





團長：吳思鋒

劇團經理：楊禮榕

製作人：黃佩蔚、鄭志忠

編導：鄭智源

演員：王鈞、陳子昕、陳昱君、張依琳

舞監／燈光設計：林靖雁

燈光技術協力：詹凱安、杜文賦、董建凱

音效執行：彭久芳

影像紀錄／宣傳片導演：楊凱婷

宣傳片演員：張吉米、王芝媛

文宣及節目單設計／攝影：林育全

票務：郭孟昕

前台小幫手：高德樺、胡錦華、黃煒翔、沈方萬、胡心怡、莊惠雯、郭盈秀

感謝：

小劇場學校、牯嶺街小劇場、莫比斯圓環創作公社、藝文票券折扣網、

讀字書店、黑眼睛跨劇團

BABOO、何怡、余浩璋、張吉米、張峰瑋、張華峪、曾彥婷、李欣恬、

李銘宸、溫吉興、王墨林、王芝媛、胡錦筵、胡錦華、詹凱安、賴亮嘉、

連婉甯、郭正偉、陳文璋、陳明佳、龔萬祥

以及過程中給予本製作關心的每一位

贊助單位：20th 國際青年影展
NECAF

主辦單位：柳春春劇社

協辦單位：牯嶺街小劇場

f 柳春春劇社 | q

<http://www.oz.org.tw>